

# 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39期 新加坡篇

组稿人：寒川

## 苦情诗一帖

● 李成利

这次离开再也不会回头  
千万个在一起的时日  
病得已不是大夫可以配方断症  
墙上的日历天天用铰角  
割我盘古具来的愁痴  
奈何饮着的酒竟不是酒  
是涉渡寻觅的三千弱水  
有谁啊有谁  
能在失声里叫醒微笑

我已努力上了长亭的路  
你该已酣睡的来不及  
挑灯细读给你题的诗写的稿  
来不及遥望我已绝响已历史  
更来不及通宵熬夜  
奔走看我长亭内留下最后一笔  
若有轮回有来生  
我愿为浮云为流水  
不再 感情

你已深入重楼里的荣华  
再也不陪伴我了  
而我  
只能携手燃夜落笔的绝句  
佩起断了七彩行色的剑  
往江湖典押  
把日子瘦成点昏四壁的一盏  
灯

# 甘榜聚会

● 吴振钦



第二排坐者左二为本文作者(图片由明月提供)

前几天,我在手机群聊组里收到明月上载的一张合照和留言。她说:“这是2019年的最后一次甘榜聚会。希望明年可以再举办,来聚一聚,很怀念。”

留言所指的甘榜是罗弄柏拉达(Lorong Beradab)村。它是我出生、成长的地方。明月是我的邻居,她的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斜坡上,我和家人出入都必须从她家的门前经过。明月有几位兄弟姐妹,当年她还只是一个黄毛丫头。

甘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征用,村民都先后搬走了。大多数的村民都住进后港新镇。由于我在甘榜被征用之前就搬到淡滨尼新镇,因此我和许多邻居都失去联络。

还好我的几位叔叔和弟弟也都住在后港新镇,继续和旧邻居们做街坊。从他们的口中,我也略知一些旧邻居的情况。只是听到的消息经常令我心情沉重,诸如:某位女邻居

患有失智症,认不得人了;某位男邻居得了末期癌症,正在做电疗和化疗;某某只能以轮椅代步;某某已经过世了。偶尔我也会和几位旧邻居碰面,不过多是在探丧的时候。

我要感谢热心的明月。她于2016年利用WhatsApp设立了一个名为“甘榜聚会”的群聊组,并和她的堂妹首次联手主办甘榜聚会。或许是初次尝试的缘故,消息尚未传开,因此出席的旧邻居并不多。我也因为有其他事故而无法参加。

2017年11月,我偕老伴到后港的一个社区会堂参加第二次的甘榜聚会。有不少旧邻居也都闻讯前来,反应热烈。当晚出席聚会的旧邻居近百人,当中多是属于我这一代,也有不少年轻的下一代。最难得的是有四代同堂的旧邻居,扶老携幼前来参加聚会呢。

发挥甘榜精神,一位

开餐馆的邻居继续赞助全场的自由餐。其他多位邻居,有的赞助啤酒饮料,有的赞助用来烧烤的肉类,有的乐捐充作幸运抽奖和其他开销。明月的哥哥是“水棵”供应商,也特地准备了一盒盒的“水棵”,让出席者“打包”当第二天的早餐。

在这次的聚会上,我和不少三十多年来从未见面的旧邻居重逢,一时百感交集。互相问候之外,话题尽是往事和近况。大家吃吃喝喝,重温昔日的甘榜情。这次的甘榜聚会还上了《新明日报》,成了新闻;第二天还被《联合早报》转载呢。

聚会过后,群聊组开始活跃起来。经常有人发图说“早安”,佳节来临有图文并茂的祝福。遇到有人生日,大家也会贴文祝贺寿星公或寿星婆生日快乐。此外,大家也时常在群聊组里分享有趣的视频、益智的短文和其他信息。

2018年的甘榜聚会,碰上我和老伴出国旅游。但是,通过群聊组里所分享的照片,我们也能感受当晚甘榜聚会的欢乐。

我和老伴又出席了2019年11月举行的甘榜聚会,再次感受到与旧邻居相聚的亲切和喜悦。这次的聚会出现了不少新面孔,我还见到一位整半个世纪未曾见面的同辈。聊起童年往事,许多记忆都还那么清晰,令我备感温馨。

由于每年的聚会都在11月份举行,在潜意识里,大家都期待着11月的“甘榜聚会日”。没想到冠状病毒突然在全球各地爆发,我国的疫情也反复无常。两年过去了,甘榜聚会都无法举行。

是的,我们都很怀念甘榜聚会。希望疫情能够早日受到控制,明年的11月,旧邻居们就可以再来聚一聚。届时,大家便能面对面互相问好,再坐下来开怀畅谈。



中秋清早去晨运,将要跑到半程终点的时候,看见她在路边长椅上休息,仍然是白上衣、黑裤子,手上一根长棍子。她把长棍拄在地上,双手攀在棍子上。

清晰记得,不久前我第一次见到她,她就是这样坐在另一处路边长椅上,黑湿的白色棉布圆领衫,黑裤子,运动鞋,短头发,戴着口罩。

那时第一个反应是担心她,是否不舒服了?毕竟一目了然年纪大了,看她白发、驼背、皱纹,至少应该八十高寿了,但是身边又完全没有人跟随照顾。

“阿嬷,你还好不?”我想她是说方言的,但是方言我真的不太会,试着模仿《吃饱没》那首歌里的方言发音,我想问她是否不舒服,又不好太直接,便大声问“好不?”

“啊?啊!”她有一点意外,但也确定我是向着她,“啊,好好好,阿嬷

好!乖,诶呦,乖——哦!”

她声音敞亮,有底气,尤其一连串的“乖乖乖,诶呦,乖——啊!”,真让人意外又温暖,扑面而来一大波一大波的慈爱。

天啊,我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,这样被人说“乖乖乖”,尤其那极悠长的最后一声,那种被疼,被暖爱。

从此我便唤她“阿嬷”了,来来去去,感觉她与我差不多一样的晨运路线。不像同龄的老人家们,坐在轮椅上,由女佣推着,慢慢悠悠地散心,她,真是那条路线上最独特的风景。

特别爱看她,白上衣、黑裤子,迈开急行军的大步,流星似的向前,直线过桥,转弯抹角,一路挺进。每每此时,她都把棍子与路面平行着拿在右手,那棍子,便随着她胳膊腿脚有节奏的韵律,水线一般的前后摇摇,仿佛正平衡着整合乾坤。

看她风风火火的样子,总觉得她是梁山上的扈三娘,年老了跑到南洋来散步,虽然驼背,但手脚挥舞依然是她泼泼辣辣的壮阔人生。即使有时候,一程一程累了坐下来休息,也铜墙铁壁一般,仿佛坐定了江山。

中秋早晨,边跑边跟来往的晨运人们,彼此说佳节快乐。一转眼,看见她,坐在绿树林间的长椅上,远远望见我,竟然先站起来,拄着棍子说:“诶呀,乖哦!”

佳节里的这一声,却又仿佛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老太太,解了化了连日来的心底惆怅。

“阿嬷,早啊,过节哦!”

“有有有,乖,阿嬷有过节,吃月饼,诶呦,真乖!”

不由自主的顺了顺她耳边白发,我拿出手机,说要给她拍张照片,她好坚决的回答不,迅即走去了。望着她的背影微笑,早



## 阿嬷

王虹宇

清晨的涟漪,连日来因姑姑离世的怅然,有一份别样抚慰在心上,尤其她拄着木棍站起来画面,真的好温暖,好窝心。

其实知道她不是扈三娘,《水浒传》塑造了几乎“无语”的扈三娘,但眼前的南洋阿嬷,一声声慷慨热诚的,“乖——哦!”,在林间回荡。

奔跑在葱郁林间,青碧的草坪,清亮的河道,熟悉的南洋风物,步伐踏出水滨波痕。却又在不断婉转出S形的路边,这里那里参差耸立着一棵棵高树,红黄的落叶在树下铺落出参差、与树冠一样形状的圆,终年长夏的画卷里,画出浪漫深情的秋。

以及不断有问候,相识的不相识的新老朋友,有的微笑挥手,有的大力击手掌,也有的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考。奔跑的快乐是累里的坚持,渐近半程终点,步伐加快,咬牙冲刺,几乎窒息,但心上丰盛。

大口呼吸,路边葱郁的斑兰丛,带露的香气。草地上繁盛生长的大片黄姜花,高过人头,植株,层层雪白的花朵,很像母亲当年的棉花地,在姜花包围里,犹如在母亲的怀抱里,尤其中秋时分。

忽然电话响,儿子从学校来。曾经小四小五时,儿子常常在校车到达后的这个时间打给我,学校食堂角落投硬币的公共电话,彼此快乐的说一角钱或者两块的时间。自从小六,超紧张的节奏,这样的电话真是久违了,但是依然能想象他站在电话前的样子:

“妈妈你快快跑了呀?”,他问,在我急促的呼吸里。

“是啊,等你考完,我们再像从前一样,你骑脚踏车,我冲刺,比赛!”等他考完,还会陪我晨运吗?

“嗯!妈妈你有没有查,我们的贝壳到哪儿了?”,儿子超爱贝壳,喜欢网上一颗黑色的。

“已经离开黄金海岸,到悉尼了。”,他不敢跟爸爸讲,悄悄磨着我买给他。

“为什么去悉尼,不是要坐船来吗?”,听到曾来过我家的男生在他旁边跟他搞笑,对着电话大声叫“Aunty!”

“坐飞机快呀,贝壳等不及,要在你考试之前,让你拿在手里!”一面也呼喊那小帅哥的名字,开心他们的开心。

“耶一!”,听到儿子喊。

“耶一耶——!”,听到他们一起喊。

“今晚中秋哦,如果你先回家就给姥爷打个电话,你想吃什么?”,电话提示通话近尾声。

“西瓜……耶!”,抢在断之前,小贝壳掀起另一浪欢乐。

“乖——哦!”,忽然学着阿嬷的腔调,我也抢在最后一秒钟。

西瓜,西瓜买过很多次,但都挑不好,还是去巴刹买一片片的比较容易些。手机夹缝里还有钞票,回程就改了路线,仿佛踏着儿子“耶一!耶一!”的欢笑。

算算时间,放大步伐,斜穿过组屋区,还不至于影响上班。结果,就在横

越游乐场时,非常意外的停下来,对面那个人也非常惊讶的停下来,一起“啊!”出来。

不远处正走过来,分明是阿嬷,一早再遇到。

“啊,抱抱!”,我忍不住跑上去抱她,连同她的棍子。

“诶呦,你怎么在这里?”,她后背湿透,满额头汗珠,拄着木棍问。

“我去巴刹,给儿子买西瓜!”,我心上有一份恶作剧似的好安心,阿嬷并不只是会说:乖!

“有几个?”,她敏捷的急迫上一句,真是好可爱。

“一个女,一个男!”,我们俩一起大声说“好啊!”,再一起笑。

“好哦,诶呦,嫩哦,白白嫩嫩啊!”,好意外的,阿嬷的手忽然滑上我的脸。

一时间,到了这个年龄,不期然被人说白嫩,真有些不知所措。我向她伸出一个巴掌,她向我伸了三个指头,我笑得泪要流出来,体会到《红楼梦》里大家一起哄着老太太快乐时的快乐。

阿嬷说她的家就在旁边,不需要我送。因姑姑离世的心上哀伤,全都被她化解了。在阿嬷面前,在她的驼背里、皱纹里,我想我是白嫩的。在长久的岁月里,在一声声“乖哦,乖——!”里,在一代代延续的疼爱与被疼爱里,也应该是白嫩的。

本来只想买西瓜的巴刹,却忽然先跑去买了一大捧热热烈烈的、鲜鲜嫩嫩的玫瑰百合,瑟瑟的香着,好快乐的一起抱回来。